

讀書會意

番外書冊

		二	和
		四	書
		一	門
		五	
	六	八	類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論學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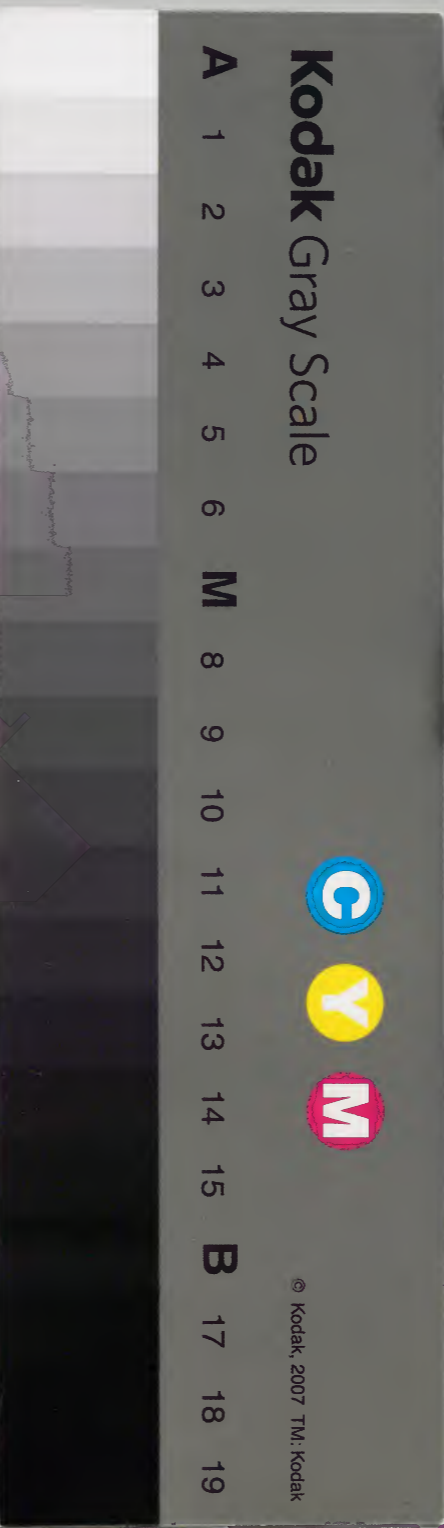
434

庫	文	閣	和
香	二	四	書
函	一	五	
一	三	八	類
架	冊	號	

儒家一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158
冊數	3 (1)
函號	190 434

190-434



讀書會意序

淺草文庫

讀書會意三卷太室澀井
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成童
學于林祭酒之門既長逾
勤其學莫所不諳而資性
謙虛愚以自處不求知於

世而聲譽藉甚矣佐倉侯
聞而徵聘崇敬甚摯屢加
祿秩後班之上大夫然平
居素儉環堵蕭然著作以
自樂焉最精易禮而經傳
史子多所論述也治憲幼

而受業於平洲紀子尋延
鶴臺瀧子無幾瀧子逝矣
紀子語治憲曰吾友有太
室者博雅君子也侯盍見
之遂侂紀子以延先生先
生不以治憲之不肖而諄

諄教誨焉又使兒治廣受
業藩邸之士亦請教焉若
山蔚明田盛敞皆成於其
門者也晚年從其君為大
坂留守而西病卒于官舍
初岩村侯介弟蕉隱子在

先生之門業稱高第及先
生易簣同社推以為主盟
欲緝遺書之散逸校訂以
行于世而先生著述最富
至其卷帙洪衍者非假以
歲月之力則不易上梓也

詩書會意
若夫讀書會意居恒筆其所偶得積以成書者則瑣瑣小冊子蓋其緒餘耳然泛以概見其學術之所至與夫志趣之所在則相謀以附諸剗剗氏而蕉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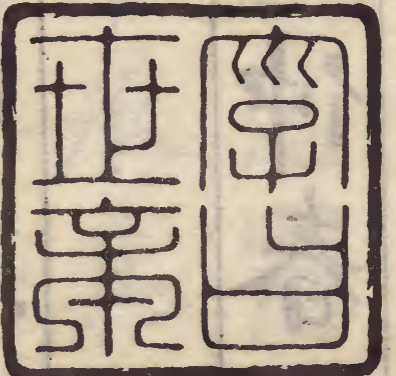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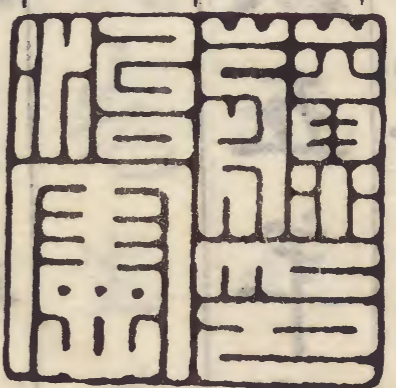
使蔚明諭治憲曰先生在時列侯貴人多延而見者然至其敬之至信之篤則誰有如公者乎幸得公之一言以弁卷首焉豈特吾儕得其所願已哉先生六

詩書會意
序
四
拜賜於泉下矣其孤子要
六請之不已顧治憲父子
親笑先生而奉承其教之
日久則今於斯舉也不能
無懷舊之感而誼亦不可
深辭也於是不能自揣敢題

數言以贊成之若謂蕪陋
之辭以瀆先生之書則無
所逃罪也抑六所不敢辭
也

寬政五年癸丑仲春

朱澤前拾遺藤治憲撰



臣丸山蔚明謹書



讀書會意序

余年甫冠。遊太室先生之門。幸不見鄙夷。深荷焚養之恩。而其所以期待者甚摯矣。既而先生從其君佐倉侯為大阪留守而西。明年罹疾。而啓手足于客館。訃至。孤子子要泣托其遺書於舊社諸子。而余亦與焉。於是相與參互校正。六易裘葛。而稍就繕寫。因取其遺

編中讀書會意以附梓。諸子推余序之。顧荒疎之識蕪穢之辭。何足辨乎大方之書。固當拒且辭。而揆諸素志。尚可因以抒悲憾之情也。則豈徒止哉。先生林門高第。理學名宿。道藝兼收。古今并蓄。性本澹泊。苦厭紛華。一室闐然。著撰自娛。而汎愛博容。誘掖後進。老而不倦。樸樾如余輩。會有片言之可取。輒從之。

不吝。求諸當世。蓋亦鮮匹矣。此書也。深造自得之餘。警世訓俗之緒。隨筆劄記。積以成冊。子。雖瓌瓌零星小品。亦足槩見其什一焉。比夫高遠之論騰。而切近之功疎。菁華之辭溢。而核實之理乏者。曷乎其不侔也。然先生初非左模而右範。旬煅而月煉者。則行文遣字間。或不能無可少擬者。苟使先生不走太阪。

之役。而余輩侍閑燕之日多。則問難討論。必能有所包涵而改定焉。梁木壞矣。墓樹拱矣。今未如之何。良足慨也。先生別有經傳通義國史詩文集等。累數十卷。則此特片玉隻枝耳。若乃欲極鄧林之富。崑山之美。則非就全書而求之不可也。

寬政癸丑孟春 源乘衡撰



讀書會意序

吾先君子太室先生遜志典學實踐體究蓋餘力之所至著造百數卷云惟不肖至德罷駕之質無所知識恒恐不能繼其志獨幸及門諸子猶辱顧予予亦策蹇磨鉛庶幾藉其提掖薰染以不墮箕裘之業頃相共謀取讀書會意三卷校正魯魚以上梓焉此蓋先君子游息餘事一時會意之

所得非始有意于立言也而讀之尚足可
 以見其深造一端則展玩之際肅然不啻
 接庭訓也嗟夫梁木壞矣而遺書在焉手
 澤存焉精神寓焉其又可以無感哉斯題
 數言以授剞劂云爾寬政癸丑正月

男 主 澀 井 至 德 謹 序



讀書會意目錄

卷之上

教學

經傳

史載

卷之中

文詞

諸子

性理

文字

樂律

師儒

卷之下

居家

政理

志業

談話

世俗

雜事

文苑

詩子

卷之中

文苑

志業

談話

卷之上

讀書會意目錄

讀書會意卷之上

附錄其精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學養又之效曰學成文武立

教養又之效曰學成文武立

君子學道則易事小人學道則易使雖資性有別豈有

不能學者哉然則學何如學如行遠也至與不至在

所嚮往之何若今設使子弟之有才識者獨學乎心

有所樂情有所耽而終身無成譬諸五尺之童獨行

耳有悅聲目有悅物而終日無達雖不才之兒擇師

事焉。擇友從焉。誘其所好。獎其所善。雖不爲大器。必
乎有成。况於不爲不才者乎。譬諸駕駑駘。今日行一
程。明日行一程。萬里之途可窮。况於駕驥騏乎。迂塗
邪徑。茅之塞之。而不害其至。有所歸也。車于陸。舟于
水。樹以表道。而無益其進。無所歸也。是以善學者。在
務擇其師。在勉勵其志。志立而學成。無所不至。不善
學者反之。故曰。學如行遠也。至與不至。在所嚮往之
何若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之謂也。章句
讀書無法。雖勞無功。法者何也。先立之主。後張之翼。異

傳以破其固。異聞以明其用。同類相徵。同事相比。意
安而後質。諸人也。詩主毛鄭。翼孔與朱子。□□爲異
傳。韓及諸史子所引爲異聞。逸詩童謠爲同事。斯詳
風人之致。斯明雅頌之義。至與共語不相戾也。異傳
異聞。並行並傳。勿錯其義。鳥獸草木。謹識其狀。勿泥
其名。是非自有其家。沒世業之。書主蔡沈。翼孔安國
孔穎達。史記爲異傳。左國諸子所引爲異聞。逸周書
爲同類。斯明先王之道。斯熟典謨之訓。至與共語不
相戾也。周儀主註翼疏。二戴爲異傳。左國孟呂爲異

聞朝覲享聘冠昏喪祭以類同徵以事並比彼此相錯參而伍之斯察制作之文斯詳周旋之儀至與共語不相戾也易主程朱翼子夏傳古註疏漢儒為異傳諸書所引為異聞斯定乾坤之位斯著憂虞之象至與共語不相戾也春秋左氏主杜翼孔林胡國語為異傳禮為異聞公穀為同類斯考得失之跡斯達褒貶之旨至與共語不相戾也論語主何翼二疏韓朱世家列傳為異傳諸書所見孔子之語為異聞孝經家語為同類斯仰孔聖之德斯窺闔奧之美至與

共語不相戾也孟子有問便答因事立論非欲書傳自干後論語之流也宋儒擴性善之語蒙全篇黜荀子後儒黜性善之語排全篇取荀子共非篤論荀子麗辭飾言博喻旁引其法同莊列孟子言行拗戾無溫厚退讓之跡有不可與聖經並論者也凡諸子自信而不信古自以為足而不知他求稱道不畏前謗議不顧後舉天下于一編之中無有餘蘊彼浮屠因一經建一宗亦有似此歷史粗畢一編使先後不相亂次釋興亡盛衰之理次識大事次知外夷大小從否

次就列傳中。知君臣所相與。所建白。次明其心事。而後又從上頭直下。急卒其業。一代之事蹟。已瞭然于胸中。文辭巧拙。序事麁密。不用意而自辨矣。尤宜著意于經義同異。集要知其人履歷心事。知履歷心事。而後誦其文。諷其詩。才氣之所至。興象之所寄。自然可知。而後參諸歷史。有足彼此相發。雜書要知爲何作。似何書。據何典。以上讀書大要。六非讀書法。自四部書。旁至陰陽醫卜鍊丹浮屠之流。莫不究盡。是之謂博。博則博矣。非吾所謂博也。志氣之已立也。非

窮宇宙。莫知其大。非貫古今。莫知其變。窮宇宙。貫古今。而後陰陽醫卜鍊丹浮屠之流。可察其秘。察其秘。則未曾始有是非。是之謂博。志氣之未立也。高不知卑。邇不知遐。陰陽醫卜鍊丹浮屠之流。遇之心化。過之意眩。今日所非。明日是之。是之謂雜。雜似博。博類雜。非無方而方。不醇而醇者。安能與焉。

勿解不可解之語。解可解則不可解者自了。勿讀不可讀之書。讀可讀則不可讀者自亡。此是學者大關鍵。人之於書。不可須臾離也。起而誦。食而誦。寢而思之。語

而及之。無所不學也。無不事上。無不蒞下。冠昏喪祭。思其違禮。朋友親戚。思其失歡。出使行役。思其辱國。疾病患難。思其辱身。無所不行也。所學已學。而所行已行。不宜有所求也。

儒者不得其職。則說四子六經。使子弟知孝悌忠信之道。使卿大夫知治國平天下之道。爲益不讓于爲政也。是亦其職也。近世儒者惡講書何也。講書有法。爲諸生舉大義。而通難通。爲子弟舉行道立身之要。爲卿大夫陳治亂興廢之由。並不須剖折字句。使生欠

伸。

人之教子。要敬老事長。日夜孳孳無懈也。知讀書。則不得執佗伎。而攪其心也。起居動靜。必也於斯。以安其業。知離經。則要沈思寡言。積而不用。藏而無出。不事曲學。不攻異端。順長者。撫少者也。夫積之厚也。必有知之者。藏之久也。必有窺之者。不得已而發之于其求者。則沛然若時雨下矣。

束修之初。宜問前所業。察其所能。而教成之。而近世依所欲學。而授之業。是師而受令于弟子也。一切守次

第同進。是不辨才不才也。俱非教成之術。學者一之。教者百之。學者十之。教者千之。勿責其業。俟其自進。勿提其耳。俟其自悟。敏勿先衆。駑勿策之。勿困以文字。勿獎以毀譽。此教學之大要也。程子曰。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蓋薄文藝云爾。然亦有言。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今之文士。何嘗有十日用力于文章哉。經生何嘗有廿日研精于經義哉。宜其不及古人也。

少年作詩。用心可善。而務摘其瑕。初學草文。勵志可善。而務斥其非。是士大夫之凶德。不好稱入之美者。尤可爲戒。不唯於學已。矜行譏其矯飾。儉素譏野。施與譏泰。絕適善之道。莫不至矣。賊人子之大者。古人論有若悖者。說有若迂者。語有若逆者。字有若誤者。至于我採緝爲文。旨趣雖委曲。大意可見。文辭似膚淺。典據難悉。舉可見而稱之者易。摘難悉而毀之者難。凡吾黨宜從其易者。

視人之文字。反覆玩味之。所不通必問焉。退察其所以

載筆與所以示我焉。視己之文字。謹聞其指摘。所不通莫反之。退思其所不足。與所以與我焉。近世多輕忽。不經意于此際。如譽如毀。低言緩語。以養他人之望。不知識者之已議其後也。夫人於此際。有求知者。有求教者。有嘗試者。有箴規者。其相於如此。相待如彼。損盛德孰甚焉。

或曰。子何不專講學庸。答曰。予何為不講。夫二書以治天下。天下非二書可治也。何則。二書之所關。極大極博。欲講究之。非治五經通六藝不可。治五經通六藝。

以講二書。其道足治天下也。是非特大學已。自表章以來。言之者千數家。一一讀之。可明其義。因茲執以蒞天下。雖愚者知其必不濟。予不以學庸為專業者。以此故也。

徂徠訓蒙士。創譯制罽。一一窮其義。一一喻其理。可謂文苑捷徑矣。然先秦西京等之文字。有旁出直上不可端倪者。欲固守其說。恐有不通。古人臨文作解。應事說義者。却臻其妙。不可為一概見。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學者不得宗論衡中說。不得讀非

國語非左一陷其域。終身不能自免其害。曰闕如。曰傳疑。撰著之間。正自不得不然。近世稱善治書者。皆不能然。

少年而爲人之師之害五焉。矜材輕人一也。狃而不悌二也。不暇于學三也。不能深思四也。悔而無及五也。人之以己爲多聞。爲有道藝。爲富材。而切求之。己當察。已克爲之師。而無可讓之人。則許之誨之。勿倦勿怠。其道有可貴者。而今或自其始入學。學爲師之道。而無謙遜退讓。共爲弟子之職之志。己未嘗知共爲

弟子之職。而欲率弟子適道。道其可得哉。何師之能爲。

學者宜親正大。而遠曲小。又宜擇何爲正大。何爲曲小。而後親之遠之。

仁齋曰。古人所思。多於所學。今人所學。多於所思。此至當之語。其異之以古今何也。又曰。聳人之觀聽。騰人之口說者。皆有所未至也。蓋其弊在乎求見知。而終身不至也。

孔子之時無書。書惟書已。何必多讀。然後爲學。聖人之

道惟其說在于馬服君之答平都君也不達已甚近世醫家稱古方者亦此類也

學者口能服人而不能自服心也人亦見其能服人而服之是以讀萬卷書竟無成也淮南子曰使人信己易蒙衣自信難信哉

莫好異書其極至信疑書莫好僻書至疑正書

讀書一過先宜察其何爲而作也次宜記其例也既察其意又記其例再過之時文義自然瞭然視註先視其序次詳其例再過之時察己所得與序合否也不

合則視之不當也合則視之當也而後取則取可舍則舍一任平素之所蘊也

讀書以註通則止不通則見它註通則止不必記所得也。不通則心記不遺心記不遺則於它書有相發相發則止不必記所得也。今之教人者固執一家之誼不足則萬方求通記所得于其上而以俟問者是以不欲借書于人而子弟之進學不勉而疾雖進之疾不足爲法

會業者由知弟子之勉乎不勉也不必平居治其書今

也專治其書先期搜檢以求掩入也又講書也徒合注于經而不廣其義何由啓迪人哉

試學者也私策可以問經義時務判事可以知居官能否徵事可知其蘊蓄有餘策事可知其次序無亂對語知其應卒對句知其取類其術不特是已矣則餽釘耳下者唯口吻焉

孔子教人無方弟子以其所得教其弟子而各有其方是以子游子夏子張不能相通其教所以未益分也明道欲集天下名儒明教人之方雖非孔子之舊所

以合於分亦不可無也

朱子曰不講學而而論一以貫之不講梁惠王而論浩然之氣都不濟事譙天授曰欲學易先看見乃謂之象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皆通是語似好亦不濟事

余必先教人熟讀自乾坤至雜卦者也古註如孔子答樊遲問仁問知新註如子夏喻以舜湯選於衆又如晉師三豕涉河曰巳亥也非三豕也

後世儒先以用材之法為育材之法破壞人物為多矣余嘗語人曰非為入之善事我深教為不善事我淺教

余也。善事者深受。不善事者淺受也。

古語經傳。下各矣。或問。子曰。求道之失。二焉。失之深者。以無稽古之素也。失之淺者。恃私智故也。

曰。心學。不求于心者。嘲之曰。正學。不正者。疾之曰。道學。

求道者。攻之。是先儒立名之蔽也。

易不可為典要。詩斷章取義。此用之之義。非治之之義。

道者。聖人之道。德者。聖人之德。無可言者。所以有言者。

為救時發也。非救時而發。亦或有焉。察所言。而救其

蔽。贊其業。其或庶幾乎哉。

知而不仁。桀紂也。仁而不知。徐偃也。不仁而勇。蹶躄也。

不仁而知。莽操也。

仁似武王。知似周公。勇似大公望。

仁者。施澤無窮。故以樂山言之。知者。應物無方。故以樂

水言之。仁近於性。知近於習。所樂不同。所至不異。

殷有三仁。德也。不求而有也。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求德

不仁而知。莽操也。

仁似武王。知似周公。勇似大公望。

仁者。施澤無窮。故以樂山言之。知者。應物無方。故以樂

水言之。仁近於性。知近於習。所樂不同。所至不異。

殷有三仁。德也。不求而有也。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求德

如其仁也。如其仁也。功業加于民也。不知其仁。功業未立。不知其德如何也。仁則吾不知。一事之善。未知它事如何也。焉得仁。斷不得為仁也。

知先王之道也。應物無方。積之深也。知禮樂。知賢不肖。知前言往行。知治亂得失。知世故變態。其端不一。隨時因事。應以先王之道。斯之謂知矣。應以己之知。不可謂知矣。

推周禮。官吏無所取俸。府史無所取人。據喪服。多兄弟

之家。無婚嫁之日。無治官之暇。據聘禮。多朝聘之年。餼牽無可供之官。豪結無可貯之地。以是廢周儀。道無所存。

大抵孔子之言。因事而發。而答弟子之問。人人而殊。周子舉顏子之所樂。逢人便叩。恐非聖人所以教人也。伊川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伊川此語。使人愈生疑惑。朱子云。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於是論定。而至今猶有未聞者。安能使人

人而遽領其旨哉。夫而之今。亦未聞其安指於人。聖人之道者。非特治天下之道也。而舉所以治天下之道。而謂之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尤大且難。是故學聖人之道。而不可與語治道者。不知學者也。曰聖人之道者。先王之道也者。亦不知道者也。然人有資稟。雖大易十師。讀萬卷。日服千人。竟不之及者有焉。講張眩惑。好作大言。不自疑者有焉。爲國貴讓。均之於二者。宜有取捨。班固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

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器適諸侯。入河海。師古云。曰諸侯者。追繫其地。而說論語者。爲魯哀公時事。未允。馬鄭在班揚之後。向歆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其班固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指卽就而通之。非苟越異。理固然也。顏說有其理。伯夷隘也。柳下惠不恭也。程子曰。此是拔根塞源之言。二子之行。不必如此。余於胡文定范文正亦云爾。不特胡文定范文正。自周子以下。解經義。莫不拔根塞源。其工夫曾韓愈下手來。

山崎嘉經名考曰。莊周稱六經者以道。司馬遷稱六藝者以文。又謂籍者以編。謂學者以文。樂亡謂之五經。其稱六者。以古言也。白虎通以五爲象五帝。不足信。而漢以書詩禮易春秋立五經博士。唐以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廢周儀二書。獨存禮記之失。始于斯。胡氏曰。孔門無五六之目。後世分禮樂。併易詩書春秋爲六乎。抑合禮樂爲五乎。王制以詩書禮樂爲四術。則禮樂不可合而爲一矣。胡氏之說失之。漢藝文志。舉樂詩禮書春秋曰。五者五常之道。而易爲之源。周

子曰。易何止五經之源而已。天地鬼神之奧乎。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是皆據古六經而言者也。或曰。六經者。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也。此廢儀禮。而存禮記。與彼纂五經大全同襲王安石之誤。而背朱子之說。朱子語類載。門人借先生所點六經。惜哉其點本不傳。又載。朱門以易詩書春秋爲四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爲四書。或四子。大學千七百五十三字。程伯淳表出。正其錯簡。正叔亦改之。朱子亦改作之。註明王世貞非朱子。又改之。遂

欲集孔子之語之粹者為一書不能成也

小學紺珠曰。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三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左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千九百三字。九經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字。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半之九年可畢。

春秋萬八千字。公羊經傳四萬四千字。家語五萬七千

三百十四字。其十五字為衍文。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前漢書八十餘萬字。今人多忽不記文字之數。於自課課子弟不可不知。

註在經文之間者。自馬融註周禮始。

詩春秋少殘缺。最易下手。最難測度。

朱子云。合周張程子之言于四書六經。亦窮理之一事。

閤齋之徒。專據此說。而不知上事。

程子云。眼前有事。朱子以為自窮一艸木一器物之理。不如據上事。仁齋徂徠之徒。所譏者。此程子之言也。

而朱子似不明程子之意。程子亦常以上事言窮理。而言眼前事者。如所謂如何爲奉養之宜。如何爲溫清之節之意。

父在爲母期。後世齊衰三年。猶下父一等。明太祖改爲斬衰。嫂叔無服。後世以爲可服。

敵制火器。則我亦制而應之。豈曰孫吳無之。而坐視士卒之粉壘哉。老佛盛以虛無寂滅。誑惑愚民。我儒亦宜立所以禦之之具。豈曰聖王無之。而使髦士變爲緇黃之流哉。是宋儒所以肇性命之說也。夫髦士亦

曰。儒治天下之道。性命非所先。而不知性命爲我儒之原也。就釋老尋性命。一往不歸。安可不盛說我儒性命之原。而牽復之哉。

性命說至宋盛行。其勢然。周子而後論定。

近世學者。務要標異。讀註解。以多廢爲功。不可廢而止。是以十之六七。入于廢中。予以爲是不曉註家之旨也。百計求從古人而不得。不得而後求通。是以廢者多。復入取中。是亦未免乎標異也。

五行舉民財之急者。而數之也。周子偏屬地。而配四時

正土旺者。以陰陽偏屬天故也。是據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也。非論五行也。論五行宜據民財也。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如何。答天生者。乾元萬物資始也。地成者。坤元萬物資生也。萬物皆莫不然。特五行中有地生天成者耶。且一二三四五。於其物何有其數也。若以爲前後之序乎。五行之於地。猶星辰之於天。豈有前後也。問然則其言果妄耶。答曰非也。如此所論。儒家據民財言也。如彼所說。五行家陰陽家。據天道言也。左傳所謂配以五成是也。左傳所載如執左契責

之。則可見古有其道也。是儒家所不知。若欲必究之。則必合之。大害于理。其論宜止此。公羊傳。宗婦幣。棗栗云乎。服脩云乎。與論語異義。然依之。則爲玉帛鐘鼓者。禮樂之見于器者。宜慎用諸。又陽虎望見公歛處父。而彼哉彼哉。彼哉以爲丈夫之辭。亦與論語論子西異義。依之。則以子西爲丈夫。伊川臨終。指其子主廟祀。使兄子曰。我父不得入廟。此尤不可曉之事。廟雖固依己立。己在則己主之乎。兄之子主之乎。己主之。則其子當主。兄之子主之。則兄

之子當主。何故臨終示其意。張子厚云。有母喪。則不敢見其父。程子家祭。男女異位。又庶子奪宗。此三事不知何據。漢匡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漢時所傳如此。而朱子盡刪去所引。存之不害其義。足以覃人思。而其意本固。公有所不嫌此經。致此邪。陳成子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論語所載以道。左氏所傳以力。不以道則不義也。不以力則不知也。不可兩無。

也。然程子以左氏所傳為非孔子之言。誠似非孔子之言也。然當其行三軍。則曰好謀而成者也。若夫不量力往伐。不幾乎暴虎馮河乎。如魯猶可。如邾莒一敗而亡其社稷。夫討鄰國不義。而亡已所受于天子。猶必為之。而謂之適道乎。雖其語氣似非孔子之言。如其意不可必無也。然則有害其國。坐視篡弑之人。不可討乎。曰非云爾。諸侯受國于天子。為天下亡其國可也。為鄰國亡其社稷不可也。力可討則討之。不可討則止。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何不可之有。且

孔子直請討之。不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量魯力之所至也。胡氏有見于斯。少立異于程子之論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矣。孝德按。此言五年七年。必有其效。以勸人君也。為政于天下。與有天下不同。趙註疎謬固多。此註文王百里。今大國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小國美之。故七年。美當作半。此據滕斷長補短方五十里。作此說。不知方五十里者。比文王之國方百里。僅四之一耳。又如今大國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最不得其數。何者。方千里者。

為方百里者百。是百倍于文王之地也。然止言十倍有餘。是其疎不足論。至以地之大小計為政之遠近。大不曉事亦甚矣。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性生而知之也。脩道學而知之也。率性明明德也。脩道新民也。天命至善也。中庸自上而下。大學自下而上。

夫道無物無焉。况於人乎。曰聖人之道者。以其教也。豈建之之謂哉。

齊風還。子貢傳作營。地理志引之曰。子之營兮。遭我乎。

嶮之間兮。營還古音同乎。若定為營。非舒緩之意。注曰之往也。營營丘也。非是。

易源也。書導也。禮流也。樂就下也。春秋防也。詩奏也。同經議也。

孝經推孝之本。而博孝之義者也。如曲禮內則文王世子。孝子情事至悉矣。

大玄也。洞極也。潛虛也。皇極經世也。洪範皇極也。潛思精念。誠有後人不可及者。雖然世豈有舍易而學此者哉。宜為經籍之枝指也。

禮有諸侯歲獻貢士。試之於射宮。因為之賞罰。夫諸侯歲貢善士。與共治民者幾希。且以是削之益之。諸侯之士。不遑講道藝。唯射是習。以希益其國。無地給諸侯。無祿給善射之士。不通之論也。

中庸序。如合符節。言不期而同也。既言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不得言不期而同也。歷選前聖之書。以子思為後聖。尤為不順。且其所指果何書。

後見朱子答詹師書。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云。蓋添入之語。雖曰甚詳。未及前後照應耳。

役三十倍于古。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按是言
十五以上。師古云。給郡縣一月而更也。姚氏云。踐更
五月而休也。按是言二十三以上為正者。師古云。五
當為三。謂給中都官。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
邊。總九十三日。三代役民。不過三日。此一歲力役屯
戍三十倍于古也。如淳曰。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
出錢顧之。是為踐更。踐更之說。因是乖錯不通。夫出
錢雇人。與己行同。不得別立名。音義云。自行為卒為
踐更。蓋其人六月而更。後三月者。所伏之人出錢酬

之前三月者。所自當為。而吳王與錢如後三月。謂之
與平價。又昭帝紀註。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
三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者一月。休十一月也。
後亦改易。有謫戍邊一歲。是其明言自行也。過更。淳
說是。同顧而立名者。不可人人行三日戍。與三月當
代而不代者不同也。

明人賤宋而貴晉。謝安賭墅。則稱其量。陸秀夫講書。則
毀其迂。成敗天也。於鎮人情一也。春臺雖有識之人。
生長于明儒之域。一口短之。風俗之移人。其至于斯

乎。

世皆知武帝之有少翁樂大。而不知文帝之有新垣平。吁嗟緱氏之城。建章之宮。孰知文帝開之基哉。賈充之於司馬氏。楊素之於隋氏。有佐命之功。而開亡國之釁。同。荀彧之不免。處之不渝。崔浩之罹禍。自造不悟。其於時得全濟之力者同。爾朱榮魏董卓也。以其能兵。比項籍者。抑不當也。長孫晟之策邊事。趙充國之流亞也。余讀北史。得此數事。書以備遺忘。梁時熒惑入南斗。武帝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魏武帝

之西。慙曰。虜亦應天乎。晉謝敷澄清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處士星。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吳人曰。吳中高士欲死不得死。嗚呼。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讀史。當如身當其時也。戰國策尤難解。而當時如慮不之及者有焉。其為魏謀通韓上黨之時。縱令予為戰國人。必將謂魏王曰。魏為韓通上黨。而秦之所欲不得。秦之重下兵。在韓乎。在魏乎。是未可知也。何不使韓講于秦。而請易地于魏趙也。秦不能禁魏趙之易

地秦之力不能取上黨也。魏取之可也。通之可也。與之趙可也。必秦之無之禁而後計之。韓策張丑謂韓公仲勿攻魏之鄆。孝德按鄆在莒魯之境。韓之攻魏不攻其西。踰國都攻其東。雖得不可有。此鄆別在魏之西邊者。非春秋時之鄆也。然戰國封邑有取他國者。封之絕其地歸所割之君乎。歸所封之君乎。未可知也。其為春秋之鄆亦未可知也。且魏南邊于楚。西邊于秦。東邊于齊。北邊于趙。韓不邊于趙。而入上黨之地乎趙。是最不可曉者。戰國此類至

多。不可強為之說。

優孟為孫叔敖之子言。余有丁得其一。不得其二。欲以為相以下。優孟為戲于王之前耳。文辭軼蕩。不如後生一語一動記之。猶恐不備之屬。

意豁如三字。誠開四百年之基。或曰。豁如。不吝改過也。是解亦妙。然未足盡之。

景帝賜條侯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帝之所屬意。下必欽敬。饗人尚席。咸輕條侯。致有疎漏。以故條侯不平。帝視而笑。如索隱說。以故條侯謝。既畢。食上

起。條侯因趨出。曰：「上起者，狀帝之嫌恨也。且以接目送之語，帝語此不足君所乎？漢書此字下增非字，而不置稽，出于帝意明矣。上起之間，有曰字，為上亦謝條侯。條侯因不食趨出，若不食出，嫌猜已露，召詣廷尉，不俟告變，班固去史遷不遠，不可甚謬。或傳寫之誤。」

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蕭何知高祖給為謁，見呂公敬之，出此言明無其實，非徒辱高祖。呂氏者因之以食其復為左丞相，便侯雍齒之意與呂氏者因之以

安。

漢惠帝納張敖之女。魏文帝納山陽公女，皆其出也。噫。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左傳衛獻公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是以有六十為備百邑者，卿采地六十以上，稱為百邑乎。

朱子云：秦紀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說者言廢井田而置阡陌，自白居易承其誤云：人稀宜修阡陌，戶繁宜復

井田也。皆非也。開者破壞剗削也。非創建也。賦稅平者。無欺隱竊據也。靜生民者。無歸授取予也。合是數

未者。則其理可見。蔡澤之言。尤為明白。王莽傳。中郎區博諫莽曰。滅廬

井。而置阡陌。當時已失其實。

叔世之政。神怒民怨。四海有土崩之勢。當此時。姦雄竊命。夷狄內侵。流離失所。肝腦塗地。而後民復懷祖宗之德。宗室賢者。懷恢復之志。無自安之圖。豪俊相命。懷感憤之志。無營私之圖。則中興可致矣。然中興不一。如殷少康。漢光武。其烈不減于草創之初。至周平

王唐肅宗。君無威斷。臣懷其私。而不能恢其業也。如晉元帝。宋高宗。得此為幸。不足謂之中興。

人君如無字。禮記有天王某甫。諸侯臯某甫文。如有字。後世帝王。如漢高曰季。光武曰文叔。皆布衣之時。有

此字耳。守成之君。無傳其字者。豈史略文耶。其義疑。晉代虛無有廉耻。本邦淫佚無廉耻。其暇豫優遊。脩

容儀。廢職事。一也。

詩史載。詩行則治。歌行則荒。是非詩善於歌也。以學興則與詩偕也。

保平後源氏為平氏所弱。剗除殆盡。治承年。檻平宗盛。父子平重衡至鎌倉。是觀天下以平氏為源氏虜也。移民耳目之謀也。

平清盛曹爽也。源賴朝司馬懿也。

掌謀反盜賊殺害人者。司城子罕所以擅宋國也。大臣

不知為政。懲兵恐亂。妄許之。是倒大阿授人也。而不

聞袁粲之悔。宜乎其陵遲也。

齊晉之先。急于功利。而不急于親親。上恩迨至。桓文功成利得。而忘親遺恩。倍甚。數世之後。功利下移。國不

復為國。

余讀二十一史。七年而畢。與三過者語。而知不在多過。至得湖亭。涉筆讀之。措卷而歎曰。偉哉安子先。子先為水府史館總裁。天下無史館。則天下總裁也。不論五過十過。避之什乎三舍也。

拜為丞相。帝拜者。授之也。臣拜者。受之也。

魏文帝之教。任城王。與王生之教。龔遂同軌。而意則迥

別。晉文公之教。齊桓文。雖曰以千。而皆於文。而

故楚令尹策黥布。始終如貫。而不救楚之亡。夫六國之

不枝秦非一世。雖有賢智。無奈之何。

蛻巖曰。晉文據齊桓之轍。又曰。孔子取管仲之功。孟子

小管仲之心。王主之志。與王主之志。與王主之志。與王主之志。

前漢時周禮未出。故不知大師大傅大保為三公。擬魯

三官。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王莽不知九命之等。

妄作九錫。謂魯楚天不無其爵。與天不無其爵。與天不無其爵。

馬嵬之事。右龍武將軍陳玄禮倡之。雖出忠誠哉。開遼

金胡元遠間。邇下侵上之習。嗚呼。舉事誠難矣。夫至

明斷無其蹤。

秦有併吞天下之志。六國會盟以計安社稷。而無亡秦

之心。是其魂已散也。夫人之為人。以魂氣不散也。魂

氣散而身存者無矣。魂氣不散而身存者無矣。魂氣不散而身存者無矣。

六國時。燕昭趙武靈。其魂未禡。特可與秦抗衡也。

繼體天皇。親操斧鉞。授鹿鹿火。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築

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頻奏。比諸闔內闔外

之語。有法且正。而其所制賞罰也。宜哉。能制磐并死

命也。命也。命也。命也。命也。命也。命也。命也。命也。命也。

義帝者徐偃之流也。而少不競者。以無世資也。

韓信請張耳王趙有要君之心。其竟平齊請假王。

韓信項羽智力之極也。項羽不知韓信之所至而不之備也。韓信知項羽之所至而備之也。是所以勝背分也。仲達孔明伯仲之間也。仲達動則敗。故不戰也。孔明雖動不敗。故欲戰也。一動一不動。所以無勝負也。北畠親房南朝王導也。後醍醐帝居南山艸茅之中。百官無次。職掌無考。親房作職原抄。教嗣主。欲使嗣主知朝廷之體。可謂忠矣。然當大變革之時。復復古之制。抽人材。振綱紀。可也。何至孜孜論門地。為權

臣根據之基。雖出不得已。是又南朝所以不競也。

左傳王叛王孫蕪。虎關書。醍皇謀叛。是之類。而加罪

名于主上。大非者也。

進高陽王雍丞相。賜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尚書令高肇拜司徒。高綽送迎往來。拜賀之儀。所由來久矣。又誕將拜帝為章謝。又竇瑗拜爾朱榮官。蓋謂授詔書受其章謝。又劉騰拜命。命下之日也。與上之拜自別。

辭情以習力之極也。讀而不知其情之所至而不之
 受其章句。又因翻釋命命下之日。出與士之辨自時
 雖辭釋而意未盡。又竟無其理。未幾而意盡。則雖
 望其同。而高幹致張。出於其辨。而山來入矣。又
 其高。則王乘空。時顯一千人。辨其辭。今意其尚書令高
 命于主。士大夫非亦也。其意其情。其意其情。其意其情。

式辨王對王。其意其情。其意其情。其意其情。其意其情。

讀書會意卷之上終不辨。其意其情。其意其情。其意其情。

